

楊緒南



「早上，我走在小雨濛濛的村道上，看見明暗不定的遠山，且不說它是蒼鬱或蒼翠得可人；只是，源于莫明的悸動，我們就自然而然的走向它了。」番王嚴肅的這般說。

「哦……！偉岸的感情主義者！是否可以考慮考慮析出感情以外的社會觀。」我挪揄的說。

「嗯！也許有那麼一點逃避世俗的因素。」番王不以爲忤的說。

「那麼！讓我打個比方吧！山人們之所以上山，是看不慣黃皮膚的人們，在耀眼的霓虹燈下，互相誇耀著彼此血管中流動的外國牛的脂肪吧！」阿南面帶微笑的頓了一口氣。

「也許這些都只是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……」正說著對面飯館裡有個一直是我們注視著的小姐，婀娜多姿的走出來，我們不約而同的靜下來目迎目送……

番王喘了一口氣，低聲的問我說「汝亦悸動之乎？」

子曰：「然哉！然哉！君子善哉！」

我帶著稿紙去找勇伯，勇伯說：

「予豈好爬山哉！予不得已也！」我詫異的問：「何謂也？」

「你們爬山都拉我作嚮導，我不去又心癢，以後我如果再去爬山，就請你們吃鑽石樓。」

「然哉！君子無罪，懷璧其罪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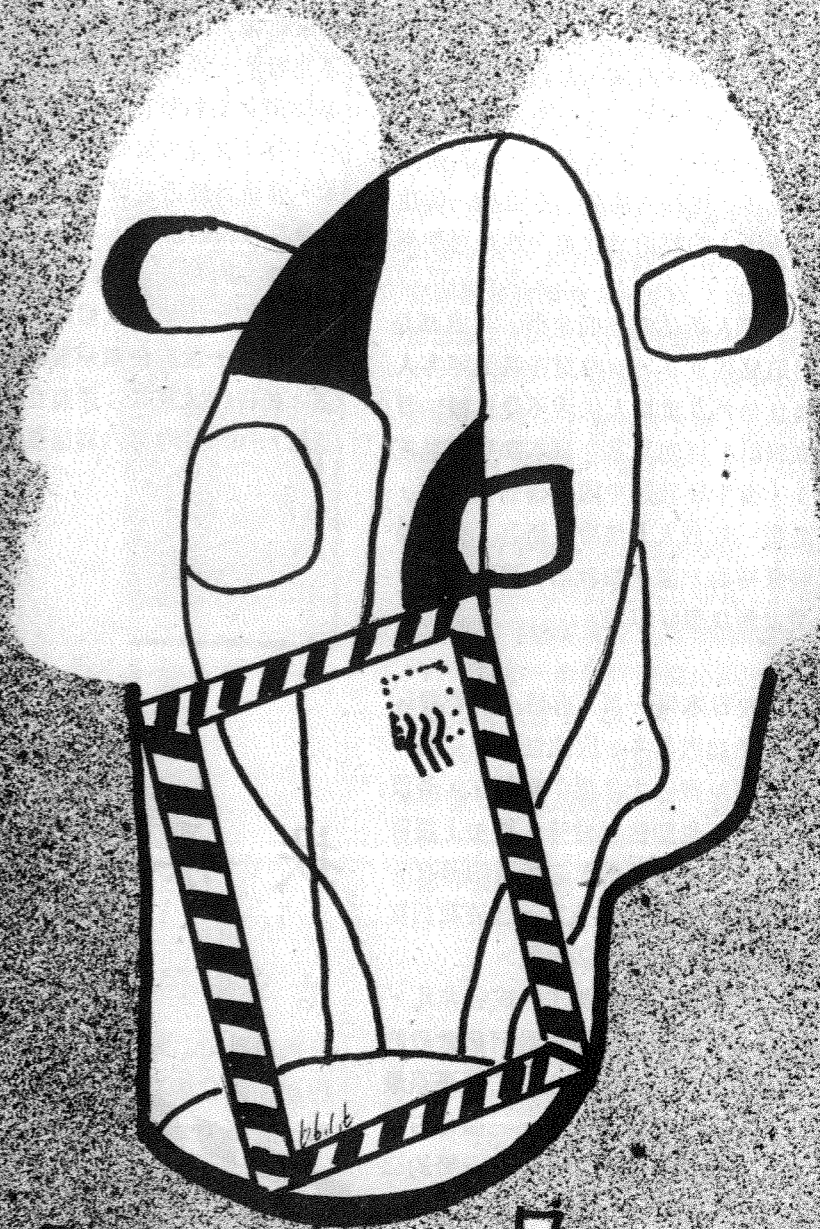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阿南如是言：「登山者是有罪的，他們的悲天憫人的態度，刺傷了那些高尚紳士淑女的「尊貴」，他們染上了一層土裡土氣的泥巴，却不惜地把這氣味去傳播，令「上流」都羞恥的掩起鼻來，所以登山者該被放逐到西門町去受燈紅酒綠的煎熬，直到他們承認錯了，而把山林的心吐出，換上一副香噴噴的肥腸，才子特赦……」

「objection！」有個黑影幽幽的說

「登山者更有罪！他們把文明帶著在山上亂撒，到處留下紊亂的感情，甚至污蔑太古互存的山巒們，狂言要征服它們……」

所以阿南如是言：「我們上山，只是不想浪費生命！」

阿南感到激辯之後的空虛……。



未交友事相關